憨山老人夢遊集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說

雜說

滾滾紅塵。湧湧世路。多少英雄。盡被擔誤。賞心樂事。詩酒忘憂。琴書雖雅。猶讓一籌。金谷蘭亭。亏今蕪矣。縱有虛名。與人俱已。竹下逢僧。目中何有。豈但偷閒。徒爲借口。是知出世。最上一著。可惜時人。昧而不覺。五欲場中。種種惡緣。如沸湯烈火。能發一念爲生死心。如火中生蓮。甚難得也。苟不深生厭想。求出離道。

難免燒煑、

世之聰明之士、生來但知世間功名富貴妻子愛戀之樂、以爲人生在世止此而已、不知大有過於此者、古之豪傑之士、直出生死者無佗、特看破此耳、

佛言我於然燈佛所實無授記、若有授記、卽爲著我作佛、猶恐著我、況生死事業乎、

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語不獨爲老龐家傳之祕、佛祖皆肰、

冉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若妄有性、則佛祖無出頭處、刹那刹那、生滅之稱也、悟無生者、方見刹那

此語疑殺天下人、

如幻三摩提金剛王寶覺彈指超無學此法神速若是仰山夢升兜率天白槌與文殊貶入鐵圍山公案是同是別世尊偏向魔王宮中說心地法門可笑別無淨土耶、

一切諸病從癡愛生癡愛不生顚倒想滅名爲涅槃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當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是可與愚者說耶、

夢幻泡影露電陽燄鏡像水月乾城芭蕉此十種喩爲入道基本知之者希、

妄想興而涅槃現、煩惱起而佛道成、此法唯五眼圓明方許知見、

三寸氣消誰是主、百年身後漫虛名、此語如來二十年破執之談、無以過之、

眞歇了禪師臥病詩云、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誠哉是言也、

性空非水火、寒熱自膚生、此予昔居海上時病中詩也、今寄居海外、故病忽作、宛若舊態、蓋病不因地異、情不爲境遷、而趣味自別、難以語人、

東坡云、凡有所好、必有所蔽、余讀居儋耳集、覺氣後

至海外就舊館訪其遌事有老嫗倉曰蘇相公無奈好作詩何老嫗尚知其好豈非薇耶

東坡初被放至嶺外食荔枝美因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常作嶺南人余始誦之將謂其矯余居此幾六年矣每遇時新一度不覺誦此語什伯過

余平生愛書晉唐諸帖或雅事之宋之四家猶未經思及被放海外每想東坡居儋耳時桄榔葊中風味不覺書法近之獻之云外人那得知此語姝有味也

書法之妙實未易言古來臨書者多皆非究竟語獨余有云如鴈度長空影沈秋水此若禪家所說徹底

撇翻一句也學者於此透得可參書法上乘

昔人論詩皆以禪比之殊不知詩乃眞禪也陶靖節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末云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此等語句把作詩看猶乎蒙童讀上大人丘乙已也唐人獨李太白語自造玄妙在不知禪而能道耳若王維多佛語後人爭誇善禪要之豈非禪耶特文字禪耳非若陶李超乎文字之外

余少時讀陳思王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只作形容洛神語常私謂驚鴻可睹遊龍則未知也昔居

海上時一日侵晨朝霞在空日未出紅萬里無雲海空一色忽見太虛片雲乍與海水倒流上天如銀河挂九天之狀大以爲奇頃見一龍蜿蜒雲中頭角鱗甲分明如掌中物自空落海其蜿蜒之態玅不可言世間之物無可喻者始知古人言非苟發因回思非特龍也佛之利生威儀具足故稱大人行履如龍爲云

知止

吾師佛聖人出家學道乃止雪山修行及成正覺卽據菩提場中說法葢雪山淸凉處也意其衆生同處

五欲都爲煩惱之火晝夜燒煑熾然不息而吾人獨欲出離非夫置於盡絕之地埋此身心於萬仞冰雪之中使之徹骨嚴寒以之凍餓大死而復甦者又何以止烈燄免銷鑠哉故吾師止此而修行菩提覺場且曰其地金剛所成乃極堅固處也其所說法乃性海法門原夫智海無性迷之而爲業爲識故曰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悟之而爲覺爲智故曰覺海性澂圓圓澂覺元妙意顯衆生同此法性之原妄有動靜迷悟之別欲令吾人卽動以觀靜卽迷以焰悟不爲魔外之惑所傾不爲境界之風所動非夫據乎最

極堅固之地又何以摧邪外建大業哉故吾師據此而說法由是觀之吾師之所據欲吾人之共據也故子有意于那羅延那羅延堅固也處臨大海儼乎法門居名海印炳乎三昧語曰於止知其所止吾人止此可謂止其所止矣又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安貧

語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驕則失富諂則獻貧是故未若貧而樂也貧而樂則無不樂是以顏子之陋巷原憲之環堵子路之縕袍榮公之帶索豈無所樂而

樂哉苟得其樂則雖天下不易已也噫宓乎許由務光嚙缺披衣而苟決絕之行焉孔子亦曰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學要

嘗言爲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此三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缺一則偏缺二則隘三者無一而稱人者則肖之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要要者宗也故曰言有宗事有君言而無宗則蔓行無統事而無君則支離日紛學而無要則渙散寡成是以學者斷不可以不

務要矣。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務心之要在參禪。參禪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適時。適時之要在逢變。逢變之要在見理。見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分之要在寡慾。寡慾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在務內。務內之要在顓一。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稱理而涉世。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不忘不有。則物無不忘。物無不有。物無不忘。物無不有。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會萬物而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噫至矣盡矣。妙極於一心而無遺事矣。是故學者固不可以不知要

牧心

安心在乎虛、持心在乎平、用心在乎炤、悟心在乎忘、心體本虛、物欲交錯、妄想集積、了無一隙、是以氣蒸體昏、熠熠炎炎、而不安矣、故曰物撤疏明、不撤則不虛、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安、故安心在乎虛、心本如如、內外平等、其不平者、由乎重輕、是以愚者重其外、智者重其內、聖人重兩忘、重外者墜、重內者矯、兩忘者平、平則無不中、故持心在乎平、心體本明、無所不炤、由其汨昏、故有所不炤、觀夫世人日益其汨昏、雖用卒無以自鑒耳、故用心在乎炤、心本不迷、由失炤

故逃逝祛則熠泯矣故悟心在乎忘

觀心

觀心第一微玅法門也夫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明欲身正而行端者鮮矣是故世間一切種種苦惱皆從妄想顛倒所生若顛倒不生則生無生矣無生則雖生而無生生而無生則念亦無念無念則顛倒何起有起則非正觀也正觀則無不正

讀莊子

眞宰本無形超肰塵垢外忽爾一念迷闖入者皮袋如被裹猿猴左右不自在起坐要奉承飢渴索管待

名利爲他忙田園盡典賣更有一種癡將臉要人愛脂粉摸臭皮恰似精鬼怪箇箇都爲他惹下來生債傷嗟今古人誰肎自驚駭惟有漆園生此味少知解

圓扇說

予己丑夏日偶爲狂士所黷寓墨之東郭有出扇索書者因信口爲說以記之

大火橫流銷金爍石瓮牖兩間者尠不爲其燒焚矣嗟乎人者苟得吾皮骨以自持之則食息起居唯命是聽使清涼之樂頓生於肘腋炎蒸之疾即解於肌膚蚤蝱之隊指揮而立退曒嘈之苦擘画而潛消又

何誇生羽翮以御冷風乘飛雲而遊六合悲夫凉飈一至委成弃捐霜露纔興視爲長物是豈非爲而不宰功成而不居者夫何以與此哉

宋莫說

宋莫之爲言易而履之爲難其自得於心尤難於履行焉卽滔滔世故無論其低昂肰狂古豪傑士或出或處行顯而心隱誠難以概迹見非夫具超方之眼而持圓炤之鑑者又何以壯其形容哉噫宜乎楚狂行歌於仲尼許由掉頭於堯舜雖肰豈二子之是而三聖之非耶是各是其是而以是爲得者原於大道

皆影響耳惡影而和響者其難語宗實之旨向道君子有寢處焉

誠心說示曇支

心不誠不明性不靜不定精不聚不完神不凝不逸志不壹不篤氣不養不和忿不懲不平慾不窒不寡學不講不博問不辯不通節不立不堅操不持不勁是故君子之學在重其人所輕益其人所損取其人所弃得其人所無故道大德弘身裕名貴超然而無對者也

澤山說

晉之莊生有言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蓋言有所藏則有所負無藏則無負矣雖然以無藏爲至愚意有所藏則較不藏者勝焉故曰山懷玉而艸木潤川貯珠而岍不枯豈非內有所藏而外有所光者耶是故君子貴藏器於身待時而後用也且夫山之積也厚故高而衆美具澤之積也湥故下而衆德歸取象君子又有以焉

覺夢說

幻人方乘一葉而泊幻海之隩將與窈淼之衆居廣

漠以休焉適有浮遊先生者觸而問曰嘻異哉吾覩子之難窮也望其形也飄若雲目其容也凄若氷即其中也空空即之也溫繹之而囫且淚緘乎若悶況乎若乘擬之而似人非人何居何事而至此乎幻人無以應唯唯默默無知無識無示無說與之寢息坐臥飲食起居寤寐無間者旬日先生心爍意消而將與之俱化先生且行有請于幻人曰予風波之民也願假舟檝即浮遊而之彼岍者以憑師無意乎曰居是何說也子獨不見夢人乎方其長夜之寢也必沈酣顛瞑、[illegible][illegible]昏瞀、魂慮變惛形若尸解而心若魍魎

居不逡席而百怪生焉時不加頃而千載邈焉至其
冥冥漠漠徬徨四顧或登無極之顛或臨不測之淵
毒黿枉冓猛兕在後進之而履危卻之而迫險入之
而無鍏升之而若墜且將攀枯枝而把朽藤加以蠭
蠆攢睟蛇蝎繁足當是時也窮心困智出之而無方
脫之而無術救之而無人呼之而誰與爲親是何惶
惶業業現諸形色而發乎呻吟即有覺者竟何以寧
惟其猛然叱咤躍然而起一覺而大寤之回視夢事
若依係彷彿然求之而不得語之而不及也是必將
與覺者一笑而釋之矣噫豈獨夢人哉世盡然也先

生試將持此自覺以覺諸夢者

醫說贈李高士

余被放之八年癸丣冬偶自曹溪隨緣乞食於淩江水滷適有丈人厖眉皓髯訪余於旅泊覩其狀頗偉肰知爲隱者也扣其業則曰岐黄余是知爲逢士也或曰爺人有言逢則爲良相不逢則爲良醫余謂不肰蓋逢爲醫而不逢爲相耳何者夫相之任爕陰陽而葆元氣劑衆物而仁群生致人君於泰定措天下於乂安此其職也而未必盡卽盡而功未必忘以其先己後物因利輸忠且必外假人主之權歆衆多之

手以濟其事況兢兢於得失是非榮辱之場終身卒業而道未必光日夜營營勞神焦思以至戕生傷性老死而不悟者衆矣奚其達若夫醫則反是其職也以命爲任以仁爲心以義爲質以物爲己以去邪爲務以正氣爲理以經爲度以權爲用故其治也必致心君於晏肰措四肢於調適凡遇危履困迴獨斷之智持特立之操不惑於衆口不避其群邪多方緩急進退合宜以大中爲準以至靜爲先及其奏效也不計其利不伐其功斯豈爲而不宰功而不居者耶非天下之至達者又何以與於此由是觀之忘己之功

大忘利之名高不忘者顯報而幽罰兼忘者先微而後著足知忘功者後必大也嗟乎人者苟能操良醫之心以治國則何國不治持忘己之心以御物則何物不容物容則并包國治則兼善此聖人之成功丈夫之能事也斯則術異而功一名異而實同又何以顯晦計其等差貴賤擬其神明者哉以丈人高其行而神其醫余因論醫之祕以贊丈人之行李冀觀者不獨知丈人之醫且因醫以進君子之業將施之於天下國家共覩軒黃之化也丈人達者也知丈人之心則無往而不達矣

此光樓說

曲阿曰鶴溪爲紫柏大師演化地居士賀氏聚族而奉師最謹有雲峰長者先於丁亥歲建樓一區以奉三尊越丙申大師過而創之曰此光又二十年大師入滅已一紀老人自嶺外丞雙徑會大師入塔期取道溪上諸長者居士見老人如見師悲喜交集齋款連日有長者子懋謙得承此光未逢本有作禮乞說志不忘也老人欣肰謂曰此大師以斯樓作廣長舌也且盡十方是常寂光一切衆生用此光於六根門頭炤天炤地是故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芥人畜鱗

甲羽毛無不從此光中顯現斯則樓即此光光即此樓包含萬爲無不融攝居此樓者敬事三寳禮念皈依磬聲佛號乃至妻子團圞食息起居十二時中折旋俯仰戲笑譏呵一切動容無非此光之妙用雖夢想顛倒猶是此光之所發揮苟能一念知歸則此光固是吾家本有天然自在不從外得如是現成一切受用豈可自昧甘爲光外之人耶懋謙日用真見善能應用不孤本有不唯大師法身常住說無盡法門盈耳洞心即可不出塵勞端居極樂矣又何於光外別見此樓耶即老人此說大似日下挑燈畫蛇添足

耳士其識之

無情佛性義說

予養痾匡山閉關謝緣空一子扣關而請曰某甲乞食人間聞士君子談佛性義有不信無情說法者有謂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如大海漚不信圓滿具足者願請大師爲決所疑予曰固哉此義甚深難解難入非佃具上根種子者未易信也即其所見亦佛所說但非了義之談耳苟不證信了義大乘叅請明眼知識未悟唯心之旨者則鮮有不作如是解也無情說法教有明言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辟如諸天有大

法鼓名爲覺悟若諸天子行放逸時於虛空中出聲告言汝等當知一切欲樂皆悉無常虛妄顛倒須臾變壞但誑愚夫令其戀著汝莫放逸若放逸者墮諸惡趣後悔無及諸天聞已生大憂怖慚愧改悔且天鼓音豈有情耶而能說法覺悟諸天至若光明雲臺寶網各出妙音說偈讚佛乃至塵說剎說此又誰爲舌相耶卽光音天人全無覺觀語言但以光中出音各各辨事且光中之音豈從口出耶是皆無情說法之實證也又若宗門香嚴聞擊竹以明心靈雲覩桃華而悟道又從何善知識口門而入耶又云衆生佛

性各各分具此亦教中有說但爲三乘劣機覆相之談非究竟一乘極則語也卽如華嚴經云我今普見於一切身中成等正覺且毘盧遮那一佛也一切衆生非一人也若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則一切衆生各成一佛是則齊成有多佛矣若止 佛且是各具又何言一切衆生身中成正覺耶又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肰如來德相法身全體也衆生具有豈分具耶三祖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言人人與佛同體非但言佛也圓覺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非特具也故阿難云我與如來寶覺明心

各各圓滿所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一室千燈光光交映如此圓滿廣大法門昔二乘在座如盲如聾空乎曲見驚怖其言而不信也惜乎俗諦學佛法者多習口耳知見未有眞參實究工夫未悟廣大圓明之體卽有所見但認昭昭靈靈識神影子把作實事且又執定血肉之軀封爲我相其實未開隻眼故生種種分別以權說爲了義以己見爲究竟耳今不必論無情說法不說法佛性各具不各具並不聞法界觀頌云若人欲識眞空理心內眞如還徧外情與無情

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但將此偈蘊在胸中一切
日用六根門頭見色聞聲處一印印定久久純熟自
然內外一如有情無情打成一片一旦豁然了悟是
時方知山河大地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
身三昧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到此方信趙州有時拈
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
用古德示衆云大衆見麼卽今十方諸佛歷代祖師
一齊向老僧拂子頭放光動地斯乃稟明於心不假
外也又何向含元殿裏覓長安耶空一子聞說歡喜
踴躍作禮而退

四願齋說

四願者、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之四者、乃吾佛弟子、修菩薩行者之所發也、然菩薩非別人、乃大心凡夫、於塵勞中有志上求作佛者、承敎有言、若要上求佛果、必須下化衆生、欲化衆生、必先志斷煩惱、欲斷煩惱、必先廣學法門、故此四事相與、而有衆生乃佛之對也、煩惱者衆生之本也、法門者治煩惱之藥也、以衆生無邊者、因煩惱無盡也、以煩惱無盡、故法門亦無量也、難度者願度、難斷者願斷、難學者願學、三者既

能則佛道雖無上亦可成矣是所謂四弘誓願有大
心者方能發此大願具大願者方能建大業立大功
成大名是皆以大行資願非虛願耳是四者非假外
求乃求諸己而已矣何以明之以吾人自心本來是
佛與衆生元無二體也因一念有我我一立則敵我
者皆人人又一我衆我聚而衆生成矣衆生所本本
乎煩惱煩惱堅執則我相益固我相固則人不亡我
奢則人不立人不立則煩惱空是則我心煩惱若盡
則返觀人我如空華耳我若空華則覓衆生若邀空
華而結空果彼此求之了不可得矣所謂煩惱盡而

衆生空斯則不度而自度矣是相與而無也朕舉世之人莫不有我有我者皆以煩惱煩惱用事非眞心也朕煩惱者情也若斷煩惱而以煩惱之心斷之是借賊兵而齎盜糧也以情入情如以火投火名曰益多求欲斷之不可得也故不得不學法門耳法門者乃出情之法爲消煩惱之具所謂空法也空法者佛之心也所明之事佛之行也學佛者以吾人之心體佛之心以日用之事効佛之行是以自心之佛心學自心之佛行斷自心之煩惱度自心之衆生則如湯消氷不勞餘力矣是則四願固難若返求之吾心中

無不具足自不假於外也若知不假於外則吾人現
𦙍此身是有我也近而一家之兄弟妻奴遠而天下
國家生民物類皆衆生也返求自心現前日用若以
煩惱之心而爲之肰於自身六鑿相攘況家齊而國
治天下平乎苟卽此一念現𦙍以空法而用事則念
念煩惱轉爲智光炤了衆生同歸自性則與佛同體
此則煩惱空而衆生盡衆生盡而佛道成民胞物與
浩肰大均又豈願爲徒設哉由是觀之出世之法在
卽世而成吾人自今已往凡所作爲無論致君澤民
未嘗一事一行不出四弘誓願無非成佛之行豈特

爲操虛尚事耳目寄興而已哉其以此見志其有得于此乎、

感應說

佛說一切世間善惡因果報應如影隨形毫不可爽而世人不信者謂爲虛談孔聖安命之說世有信者毎毎推算但求福利勝事則喜而惡聞其災患此惑之甚也殊不知死生晝夜三世輪廻如昨日今朝之事耳請以近事喻之譬夫請客凡設席之物無論精麤豐儉色色預備現成則臨時陳列一一具足若少有欠闕必不全美此一定之事也人生一世正報身

命延促、依報家產歟財、功名貧富貴賤、秋毫皆是前生修定、今生所受用者、不從外來、盡是自作自受耳、故曰、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世人自恃智能才技、可以致功名富貴、殊不知功名富貴、非才智可致、以吾前世修定、今世偶因才智會合而然、故得之而喜者、惑也、又吾因有之富貴功名、而爲人之所破壞者、則疾怨其人、深恨其事、殊不知我之福量所包者止此、其破壞者、皆非我分之所宜有、亦或少欠彼人而失之、以爲憂者、則反怨天尤人、以致結冤而不解者、過也、是知孔聖之安命、即

吾佛之因果若知安命則貧富得失一切委之冇定皆我自造則窮達壽夭皆吾命之固然若明信因果則今生受用一切皆我冇世修成元非他人之可與亦非智力之可能卽有才智而致之者亦是我分之固有也如此又何計較得失而勞苦心慮妄積恩怨於其間哉若明智之士的信因果報應不必計其冇之得失但稱今生現前所有以種未來之福田如世之農者擇良田而深耕易耨有種及時則秋成所穫一以什伯計此又明白皎然者但在所種之田有肥瘠之不同耳佛說供養佛法僧三寶爲勝田孝事父

毋爲敬田濟貧拔苦爲心田吾願世之智士不必計已往之得失但種未來之福田苟能省無益過度之費節身口侈靡之財種之於三田之中不惟增長未來福德莊嚴則將現世亦身安心樂爲第一福人也若能種福於三田再能留心於佛法以念佛而消妄想以慈悲而轉貪瞋以軟和而化强暴以謙光而折我慢如此則是大心菩薩之行也居士果能信此當稱最勝勇猛丈夫

張孝子甘露說

余嘗讀方外志謂混沌初分而人始生體有光明晝

行自在、吸風飲露、不產五穀、泉涌露降、凝結如脂、名曰地肥、味若醍醐、人食之甘、嗜而無厭、其體漸重、不能自舉、故地肥薄而五穀生、五穀生而地肥絕矣、人始穀食而情竇鑿、欲火生、故醕氣澆而露不甘、泉不醴、俟聖帝明王出、天德合而醕氣守者、故甘露降、醴泉涌、時則爲禎爲祥爲靈爲瑞、感於人而應於天、由是觀之、今之瑞、古之常也、堯舜之世、數致焉、三代無紀、春秋不載、至西漢武帝降始、以爲年嗣、是代有之、我明洪武八年、　聖祖詣齋宮、祀上帝、甘露降於圜丘之松杪、凝枝埀懸、其狀如珠、其甘若飴、乃敕群臣

賚而咲之命爲詩歌制論以紀之　世廟亦肰是知甘露之瑞皆見於王者之德而未聞降於野今龍山張子鳴球以篤孝感甘露降庭槐香美異常經旬不散其故何哉嘗試論之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德至而中和之氣育中和育而醕氣守醕氣守而天德合天德合而禎祥應故甘露降醴泉涌也夫孝一也自天子以至庶人本無二致第心圓而氣足者應之速久近亦肰余故謂張子之孝自有所不知故禎祥應之如此久而說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嗟乎人心之溺也久矣肰靡不有此形有此形靡不

有此性性既盡而孝德全而禎祥應而人有若張子者一孝與於家百孝與於鄉千萬億兆與於國以及於天下則人不減聖事不減古而天下國家可登於太上混茫均享學育之樂吾將必謂露皆甘泉皆醴而飲啖隨宜不俟謳歌鼓腹又何以瑞應爲哉

不遷字說

門人梁四相稽首作禮乞表其字余字之曰不遷意取肇公論旨也余少讀肇論至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麗天而不周茫然莫知所指萬曆甲戌行脚至河中與道友妙峰

結冬於山陰道院因校刻此論恍然有所悟入及搊簾覩風吹樹葉飄颺滿空乃自證之曰肇公眞不吾欺也毋以舉似於人咸曰遷中有不遷者余笑曰若然則爲理不遷非肇公所謂物不遷也然既曰即物不遷豈捨物以求理釋動以求靜哉梁生諱四相然萬物靡不爲此四相所遷而不遷之物非常情所可測識獨肇公洞見肺肝今梁生歸心法門其有志於此乎苟得不遷之玅則日用現前種種動靜閒忙逆順苦樂得失勞逸利衰毀譽以至富貴貧賤大而禍患死生則了不見有纖毫去來相也即釋迦之分身

觀音之隨應普賢之萬行莊嚴乃至世出世法一口吸盡又奚止於現宰官身而說法者乎由是觀之堯舜以之垂拱伊呂以之救民顏子以之簞瓢孔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嗟乎夫子此語眞長夜夢中木鐸也犀公引而伸之老人以此字粲生能無負此語可稱聖門的骨子況法門乎

黃用中字說

黃生元衡余字之曰用中因爲之說夫中非有體安可用耶以衡視之其中自見朕衡爲天下平莫傚之

準也人之所必信可不言而喻借乎人知衡之可信而不知其用中枉是猶凡人知食之可飽而不知可飽者味耳以味精而食麤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味則不知精不知中則不善用能用其中始稱大用黃生志之

歐嘉可字說

歐生與際遠來謁余少年勤苦余見而嘉其志因字之曰嘉可凡曰可者訓爲僅可僅則有所未盡非也夫人之欲干心者可則嗜之不可則厭之且心之嗜慾不盡不止亦有欲盡而不止者豈曰僅哉是古今

之人雖枉可中而不知其可也獨禪門向上一路以心印心謂之印可枉聖人則曰無可不可肰無不可者則無有不可者矣故舉世之人與物世與時時與命皆有確肰不易之可苟知其不易之道則窮達一際險夷一致出處一時如斯則無不可者矣人能洞見此可則無往而非所遇也歐生知此之際名為實際實際豈小可哉

士修字說

鄭生尚志問字于予予字之曰士修葢志於道非修不足以盡道肰道在吾人本來具足無欠無餘艮由

物欲蔀蔽而失其固有以致六鑿相攘六官失職此愚不肖者所不及即有志者又或賢者行之過智者知之過聖人所以折衷之抑其太過引其不及歸於大中至正之體以完其本有不失其天眞故謂之修耳非舍此之外別有修也故曰修道之謂教是知聖人教人非有益於人也但就其所賦而裁成之因其所志而引發之以至於日用見聞知覺之間起居食息之內無非本明獨露之地苦於夙習而障之故即其所明以通其蔽如目爲色蔽即色以通之耳爲聲蔽即聲以通之舌爲味蔽即味以通之鼻爲香蔽即

香以通之身為觸蔽即觸以通之意以知蔽即知以通之洗其夙習而發其本明譬如磨鏡垢淨明現肰鏡明本具非因磨洗而增益之也以其所習者道故用志以啟之苟無專一不扳之志必為習染所奪而日流於顛瞑邈肰而不知返不足以為人矣又足以稱士哉故予曰士貴乎志志貴乎修也為士志修說

徐子厚字說

徐生天載作禮請字余字之曰子厚因為之說曰天乃吾性之本肰者而言載者義取性能載物也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中乃性之體和乃性

之德也吾人能致盡其性則體周而德廣則能位天地育萬物此特性分之固然第此性雖本具苟非所養則不能極廣大以盡精微故余取其厚者意欲深其所養以重其厚方能持載而不遺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然吾人本具性德雖天然廣大自非積養深厚則負大任也無力是故古之豪傑之士賦特達之才者靡不刻苦厲志以淬其利器以待天下國家之大用以建千載不朽之大業所以光炤百世澤流無窮所謂源遠而流長厚之至也以其性為天地萬物之

本故能盡其性則可與天地參方盡丈夫之能專能事畢則可名爲人否則與物同腐朽又何以稱丈夫哉是以聖人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去華取實厚之道也故余字之曰子厚子其勉之

容我字說

天地至大萬物無所不容而且曰容我豈我獨不能見容哉雖然必有說矣昔人有云誰云天地寬出門惟有礙是亦有不能見容者非天地不能容我由我不能容於天地耳是以聖人并包萬物而不爲己有不爲己有是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物與敵無

物與敵則物我忘物我忘則物皆我物皆我則我混於萬物矣以其混同故能容我此聖人之能事也唯忘機者似之故以此字李丈人

謝汝忠字說

章貢孺子名曰上嘉請余爲字字之曰汝忠謂移孝于忠固上之所嘉者也以孺子得丙而生丙火象君德也陽明而剛正外剛而中柔悳之實也故曰柔嘉謂陽剛而陰柔君剛而臣柔此上下之正天地之和也以大來而小往陽求陰陰入陽故在卦爲離爲火在人爲心爲目心精而溢于目目視而主于心內外

一也故君之求臣如心之于目臣之事君若目之於心是則內外一而用不异德合而功成故可嘉也否則殆己所謂耳視而目聽則天君失守五官失職求其嘉也詎不難乎哉是知人臣之事君若目之聽命於心者忠之至也故予因其嘉而益嘉之以忠固可嘉也予觀孺子神邁而骨駿氣和而心泰大人之質也語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其實則預秉大人之象業已見乎儀容體貌之間卽仲尼之爲兒戲陳俎豆設禮容豈非天有所授而人有以成之耶先生以是月送孺子進小學卽詔此名予字之日以忠先

生欲予書此藏之珍襲將爲孺子之左券云

覺之字說

方遺民氏從父宦遊衡禮予問出世法因請法名詔之曰福心以心爲福田之本衆善之所歸如膏壤而生百穀也復請字字之曰覺之以佛者覺也古德云卽心卽佛以此心本來是佛因迷之而爲衆生是迷覺之變也吾人日用現前一念覺則一念佛念念常覺則爲常住佛不覺則永墮迷途失其故有如人有目而居暗室一無所見所謂顛瞑而不自覺者也以心是福田以覺爲種子日用不覺如有田不耕安可

以望有秋乎吾故曰覺之覺之者種福之本也方子能覺則不辜本有乃福之大者也

讀達師洞聞字說

洞聞之語則遵文殊揀圓通以觀音耳根爲勝又以普賢心聞洞十方爲準則一以耳圓一以心洞也若在老憨分上看他虛空與脣毛厮結比比說法萬象皆聞則三大士一場懡㦬而紫栢此語亦無地可寄矣此處透得方稱洞聞

與堂主天香更字無隱說

堂主明挂舊字天香請海印老人易之以其近於俗

也老人笑而應曰名是假名況眞非可名凡可名者皆俗耳因而罷去一日偶詣丈室白曰弟子夜來夢師爲更其字及問字何乃忘之矣老人復大笑曰生死涅槃皆如昨夢肰所可名字者皆夢語也善知諸法如夢則一切名字語言無非夢事苟觀法如夢則佛法常現毋因詺之曰無隱意取分明目毋六根相對無非佛事且如靈雲見桃華而悟道香嚴聞擊竹以明心此皆即聲色門頭而實證者山谷道人依晦堂和尚乞指捷徑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

曰不是不是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問曰聞木樨香麽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曰和尚恁麽老婆心切此乃者俗漢從香塵而得悟入者堂主莫道從香塵而入者可字無隱其他又有隱耶仲尼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參

虛懷字說

五臺竹林大師入滅之明年戊午門人大謙遠來匡山求予爲塔銘公授業京都西山碧雲寺碧雲爲王城勝刹四事之豐第一享僧中最勝欲樂者八能捨

此而之寒巖冰雪中親近知識潛心佛法竹林門人以千百計獨公以未後光明不朽爲念其存心重本可知已及予與坐談扣其所蘊專注理觀謹於律行則其所趨又非世諦碌碌者比予甚嘉之先字愈光予嫌其衒也乃爲更之曰虛懷蓋取其虛心而能受益也長以衆生長寢生死而不寤者直以沈瞑五欲積習濃厚煩滿胸襟故凡所舉措皆爲業資以其執而不化其所有則積垢益滋垢益滋而業益重積迷不已而苦道愈長終無返省何光之有究其所以其心不虛之過也聖人虛己以遊世者以能捨其所執

耳所執旣捨則心自空心空則境自寂心空境寂則物我兼忘我忘則無能執之心物忘則絕所執之境斯則心境求之了不可得虛之至也其懐若此則超然獨立而與道同遊又何一物之可拘纖塵之爲累乎然以無有入無有妙行冥符橫身爲物所謂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此至人涉世之能事又豈止勞謙而已哉葢光而不耀者也

聶應如字說

聶生遊於達觀禪師之門師字曰應如予觀其字因知師所以授生者最上法門也乃爲之說夫如井相

似之説葢直指吾人本體而言所謂眞如者乃一心之異稱也肰眞則不妄如則不變故名眞如以其心光明廣大湛若虛空其體宗肰乃至日往月來昏明相代雲行鳥飛風動塵起四時循環日夜無隙種種變幻起滅不停而空體凝肰宗肰不動吾人禀此眞如之性賴以成形而爲妄想遷流榮辱憂喜好惡喜怒疾病禍患乃至死生代謝種種變幻而爲遮障是則自體本如而今不如矣故禪師因其固有而導之曰子應當如故曰應如謂本來自如而今不如欲復本有不必外求但當如耳苟如其本如更何如哉是

知吾人聖凡不隔端在迷悟如與不如之間不如則凡如則聖矣般若云所言如來者卽諸法如義由是觀之不獨心體本如而一切諸法近取諸身則四大六根細而披剎則三十六物內外皆如遠取諸物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草木微塵極盡世間一切相狀靡不皆如故曰青青翠竹總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以此而觀則諸法本自如如諸法旣如又何好惡當情取捨而爲生死之業所留礙哉所謂萬境本閒而人自鬧若能轉物卽仝如來物轉則心境皆如物我兼忘聖凡平等生死去來如夢如幻與吾靈覺

之體有何交涉是故吾人有志出生死者應當如也故曰應如子其識之

何希有字說

何生字希有篤志向道人能向道誠希有也若眞能見道則更爲希有余嘗讀金剛經至空生嘆世尊曰希有余甚疑之及尋其末歎以希茲無甚奇特亦無玄妙語唯言世尊著衣持盋飯食經行洗足敷座而已更無別奇特也空生何所見而驚歎若是此語千載上下佛祖註解不破忽被空生看破世尊行履處不覺失聲乃爾何生希有果何所見而希有耶苟如

空生看破世尊處看破自家屋裏此葢家常日用過活事耳更指何法爲希有法何事爲希有事耶儻未著眼但以文字相而爭誇讚歎之恐他日回頭一覷則見又不希有矣何生乞法語以老人無法可說故因其說而說之以此

香林字說

大都慈善長老名眞孝達師字之曰香林請予爲說余居五羊時見西洋番船載旃檀至詢其所產則曰產香之國最毒熱而多巨蛇其蛇自毒熱莫可解獨賴此香以解之故盤附其上以得淸凉香因蛇毒而

亦盛且其樹孤生生處不生衆草獨香成林故古德云旃檀內絕凡材今達師以香林美孝字豈無謂哉惟我釋迦本師出世說戒定慧三學獨專於戒戒品甚多獨尊梵網大戒此戒乃是敎菩薩法非金剛心不能持之伏覩經開戒品以孝爲本故經云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順一切衆生且律載戒品麤列五百細則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佛獨指孝字爲本意謂佛子能盡此孝則一切戒品一心具足此豈非若旃檀孤生三毒熱惱燒炙身心無可解救至依于戒乃得淸凉豈非若旃檀

能消蛇之大毒耶。香生於衆生熱惱心地自體清淨以消煩惱煩惱逼而戒光圓豈非若栴檀生於毒熱之地自體清凉而因熱毒以成其香耶。一香全而衆戒滿戒滿而香愈真如栴檀林故曰香林以之爲名不亦宜乎此乃達大師不說而說也余說爲贊

堅白字說

壽公爲京都住持雅志向上喜近知識雖未游歷百城而諸方名行尊宿至者無不隨喜可稱坐叅往親吾法兄古梅法師師濮器重嘗以堅白字之予因爲之說曰佛性之在纏如摩尼之墮溷蓮華之處泥不

爲煩惱穢濁所昏不爲五欲淤泥所汚蓋其自性天
肰本肰淸淨光明皎潔若此也而人者見穢濁而不
知摩尼之光明見淤泥而不知蓮花之香潔是以汨
汨塵勞而不知自性之圓明也公生長塵中矯矯有
出塵志心期極樂厭離生死是果一念孤明應緣常
炤方且卽塵勞作佛事轉穢邦成淨土又且直以堅
白同異目之哉雖肰志不磨不堅心不洗不白吾人
志不堅磨以忍心不白洗以戒若忍至無生戒歸自
性自性淸淨卽所謂磨之不磷者是也若磨之不磷
則涅亦不緇矣堅則不壞白則不渝不壞不渝實相

常住淨土無量壽義在是乎公果以吾言觀自心則懷中之物當自現肯是不負其親友也不肰則不獨負他人抑且自負公其勉旃是爲説

自性説

嘗謂人生而主之者性性一而品不一至有聖賢之分者以有生知學知困知之不同由夫習之厚薄故成有難易生知之聖故不世見學困之知正在習之厚薄耳故曰性近習遠其是之謂乎吾人多在學地其用力之功不必向外馳求當知自性爲王于此著力不能頓見自性當驗習氣厚薄切磋琢磨于根本

處著力譬如磨鏡塵垢若除光明自現吾人日用工夫最簡最切無過於此故曰學道之要但治習習盡而性自盡耳以其自性本明更無增益唯在人欲障蔽貪瞋癡愛而爲種子沈湎其中故爲所困是知困非窮困之困盍爲惡習所困耳孔子曰不爲酒困此特被困之一端凡厥有生所困非一不爲諸障困便稱大力量人故學道人第一先具勇猛根骨如一人與萬人敵大似李廣單騎出入虜庭吾人果於聲色貨利物欲場中單刀出入足稱雄猛丈夫以此言學但於不困處便見自性非是離困之外別求學知之

功也所以禪家言立地成佛者乃頓見自性而已非是別有一佛可成佛者覺也即自己本有光明覺性能見此性立地便是聖人到此則不見有生學困知之異始是盡性工夫此性一盡則以之事君爲眞忠以之事親爲眞孝以之交友爲眞信以之於夫婦爲眞和施之於天下國家凡有所作一事一法皆爲不朽之功業所謂功大名顯者無他術由夫眞耳己酉冬暮予舟次芙蓉江上章含黎子見訪覩其光儀瑩朕冰玉溫厚和雅是其多生遊心性地習氣消磨故發現于形儀之表者如此即從此增進用力不已直

至私欲淨盡之地聖賢不期至而自至耳若夫功名
事業如響應聲似影隨形猶欬唾之餘耳故曰道之
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是皆自性之眞光
非分外事也君其志之